

【特罗马剧场】

为了告别的聚会(三)

□皮革业(媒体人)

《不合时宜的人》原计划于1960年3月开机,因为赶上好莱坞演员罢工,梦露的工作档期顺延,一下等了四个多月。直到7月18日,导演约翰·休斯顿才带着剧组在里诺拍了第一个镜头,此后的几天里,盖博、梦露和克里夫特三位主角陆续进组,拍摄正式开始。

阿瑟·米勒一个人提前到达里诺,没有等他的妻子梦露从洛杉矶一起过来。经验丰富的休斯顿很快察觉到,情况有所变化。几个月前,在拍摄电影《愿嫁金龟婿》(Let's Make Love)时,梦露爱上了来自法国的男星伊夫·蒙当(Yves Montand)。这段恋情持续的时间很短,蒙当不愿离开妻子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同时也觉得愧对他的朋友米勒,正是后者促成的这次合作。

电影已经开机,米勒仍在修

改剧本,剧组的人都认为他希望以此拯救自己摇摇欲坠的婚姻。也有人认为,米勒留在剧组里临时调整台词,是有意为难精神状态不佳的梦露,这让她的情绪持续恶化。几十年后,米勒在采访中透露,当时他跟梦露的关系很差,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亲密的举动,即便在一起也不怎么说话。

梦露已经高度自闭,无论米勒还是休斯顿,都无法直接与她沟通,有意见必须通过她的贴身私人教练宝拉·斯特拉斯伯格(Paula Strasberg)转达。梦露曾在纽约的“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接受方法派表演训练,对艺术总监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奉若神明,而宝拉正是他的太太。米勒则对宝拉深恶痛绝,认为她不过是个装神弄鬼的投机分子,利用梦露的性格弱点,赚取现实利益。

《不合时宜的人》几乎全片实景拍摄,里诺当时的气温已达

到华氏100度(约合摄氏38度),金字塔湖附近沙漠的温度是华氏120度(约合摄氏49度),足够让剧组里每个人都焦灼不安。相比高温,更叫人绝望的是梦露的习惯性迟到,片场最常见的场面就是全体工作人员做好准备后一起等待她的出现。

休斯顿不得不改变拍摄安排,每天推后一个小时开工,梦露依旧迟到,有时根本就不到会。梦露说她整整跳了六个月的舞(《愿嫁金龟婿》是歌舞片),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休息。休斯顿发现梦露每天睡觉、起床完全要靠药物控制,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恍惚,酗酒跟滥用药物的问题相当严重。到8月下旬,梦露状态每况愈下,只好去洛杉矶进行戒毒治疗,由于《不合时宜的人》是按情节顺序拍摄,剧组被迫停工将近两周。

休斯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在米勒看来,这位大导演对

待《不合时宜的人》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休斯顿被视为好莱坞的海明威,进入电影圈前的经历就够写成成长篇小说,他做过记者,在加州打过拳,在百老汇演过戏,在墨西哥当过骑兵,甚至在巴黎街头靠画像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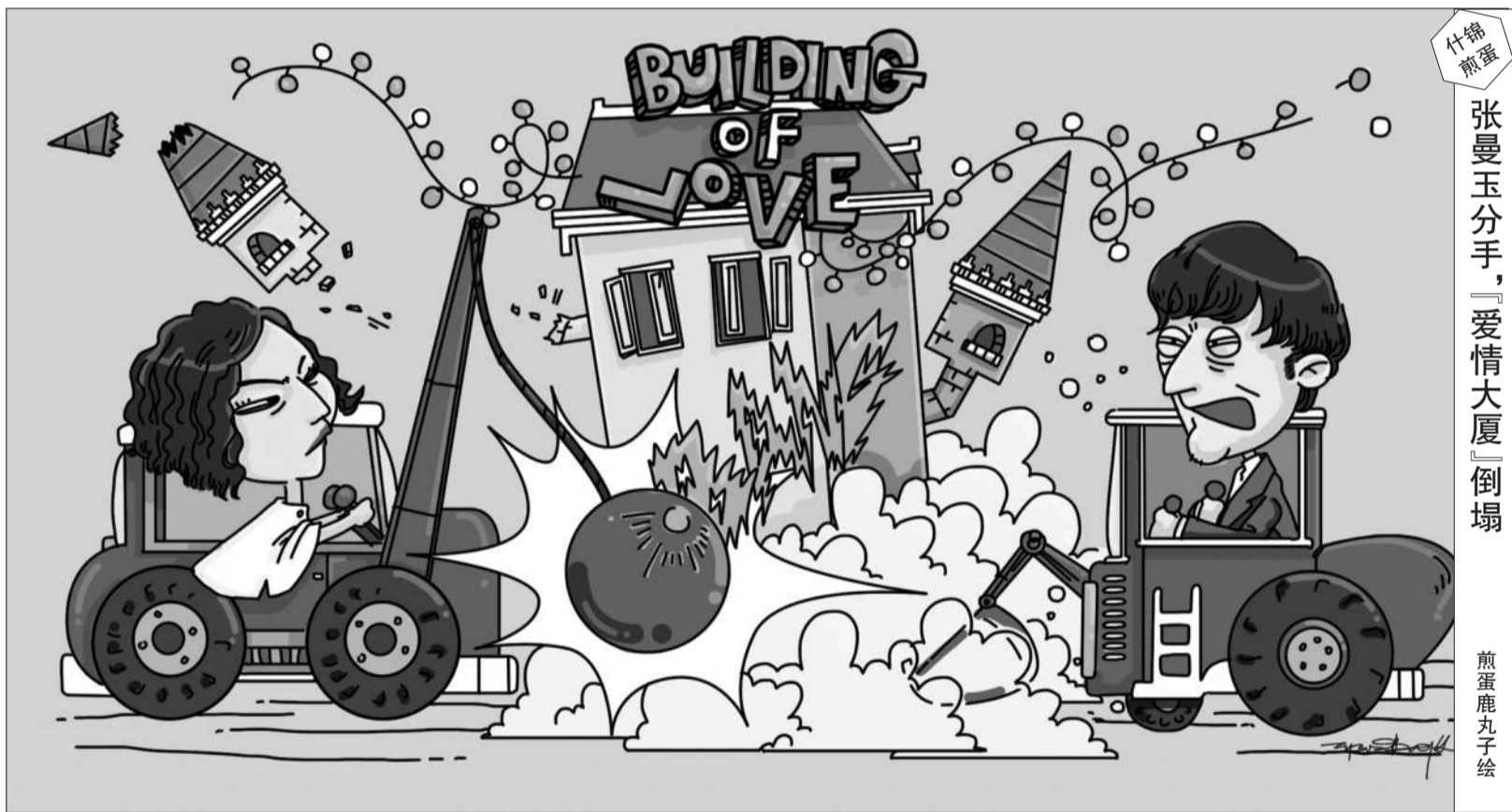
休斯顿嗜好赌博,到内华达这样的博彩胜地拍电影,让他如鱼得水。米勒记得很清楚,在拍摄期间,休斯顿有一晚输掉25000美元,经营赌场的黑帮告诉他,不付账就别想出去,制片人怕出事想垫付,被他拒绝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米勒发现休斯顿还坐在那张赌台前,喝着威士忌,不过此时他不光账面全清,还赚了1500美元。

不仅如此,休斯顿还想起他的旧情人、政界名媛玛丽埃塔·皮博迪(Marietta Peabody)。二战期间,皮博迪趁丈夫被战争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派往远东,曾跟休斯顿经

历过一段热烈的恋情。休斯顿把皮博迪请到内华达的片场来玩,还给她安排了一个角色客串,希望能重燃旧情。皮博迪当时正与民主党两届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陷入地下恋,又忌惮于休斯顿的酒瘾跟女人缘,最终没有回到他身边。

克拉克·盖博也不怎么开心,拍摄进度的缓慢让他心烦意乱,尽管在超期的日子里他能额外收到每周58000美元的报酬。此外,梦露、克里夫特以及扮演飞行员的伊莱·瓦拉赫(Eli Wallach)都曾在“演员工作室”接受培训。对盖博来说,这些晚辈遵从的“方法派”表演无异于一门邪教,让他很难适应。

米勒写《不合时宜的人》,意在表现人的孤独、隔膜、无法沟通,以及被时代抛弃的无所适从感。折射在这个剧组里,再合适不过。(待续)



什锦煎蛋

张曼玉分手,「爱情大厦」倒塌

煎蛋鹿丸子绘

【拾荒时光】

《醉后一夜》是中国版《宿醉》吗?

□谷峪(编剧)

早年有本菲兹杰拉德的盗版小说集,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当时我想,盖茨比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比夜色温柔?后来才知道这是两部小说,分别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谜底揭晓的感觉像读了一本“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山寨色彩挥之不去但也别有一番幽默。如果一部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奥利佛·斯通》会怎么样?可能非常搞笑!

《武侠》没有走上《金庸群侠传》的“野球拳之路”,试图严

肃地突破一下类型观念,这在原创故事的国产电影中比较罕见。大部分国产商业片其实都在有意无意借鉴好莱坞,比如最常被段落式爱情片拿来copy的《真爱至上》。宁浩的“疯狂”系列有很多《偷拐抢骗》的影子,前两年口碑票房都不错的《人在囧途》干脆就是扒了约翰·休斯顿的《一路顺风》。张扬的《飞越老人院》明显借势《飞越疯人院》。

其实很多好莱坞的高概念电影(high concept,指可以用一句话简明概括情节,由营销指导创意的商业片)都因为其故事起点敏锐地抓住某种社会现象或

生活情境而高度吸引人。比如《史密斯夫妇》,一句话概括就是“一对夫妻各怀鬼胎却还要生活在一起”,1941年希区柯克的版本中这对夫妻只是各自隐瞒了“政府官员曾上门告知婚姻不合法”的问题,2005年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的版本中则变成了两个分属不同特务机构的特工夫妻授命杀死对方,这个包装还可以无限置换下去,徐静蕾导演的《亲密敌人》就属此类(虽然影片还想拍出《社交网络》的感觉)。

《宿醉》的概念就像《四十岁处男》《一夜肚大》等一系列宅男喜剧一样,抓住了一个非常普遍

又极具想象空间的点子——一群人喝醉了忘记发生什么。导演把情境置于“结婚之前为哥们儿举办最后一场单身派对”之中,任谁都会想知道故事怎样发展。近日上映的《醉后一夜》因题材与此类似被很多人指认是翻版《宿醉》,但其实2006年两位导演写出故事大纲时还没有《宿醉》这部电影,只能说“喝断片儿”是一个普遍情境。尤其当故事围绕男女主角余文乐、张静初展开时,其创作角度和思路都不可能跟《宿醉》相比较,后者的动力线是“找到失踪的新郎”,前者难度在于如何让两个本来可以不再见面的人一次又一次

走到一起。尽量避免雷同也是看过《宿醉》之后编剧要做的功课之一。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动物在本片中的作用绝不是“泰森家的老虎”那么简单,实际上最初想法是从动物角度看待人类的爱情——比如以卡通式的第三人称视角,描写爱嫉妒的猫如何不爽女主人换了新男友,来自南美说着西班牙语的青蛙又如何见证两人爱情的关键时刻,“羊驼”更是解决诸多问题的钥匙。最后,国产电影不可能在尺度上有太多触碰,疯狂喜剧玩不成,就只好变身小清新了!